

·稿抄本研究·

中山大学藏明钞残本《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》考述*

侯 体 健

内容摘要: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有明钞残本《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》,目录显示该书原为四十三卷。它除了选录文章,还用大量篇幅类编骈文评论和散联,可视作专门的四六类书。该书目前所存十三卷,除了作为文话的卷一、卷二“议论要诀”与通行本重合外,其他十一卷均为独有。其中收录的真德秀、赵汝谈、李刘、朱复之四人文章,有散佚之作10篇,可补文集之缺,尤以朱复之佚文6篇,最能提供诸多行履交游信息。另有一些篇章,也可补现有文章的文字缺漏。该残本对认识南宋骈文批评、骈文流播和相关作者交游均有参考价值。

关键词:《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》 明钞残本 四六类书 朱复之

南宋祝穆(?-1255)编著的《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》(下文简称《四六宝苑》)是一部认识南宋骈文风貌与批评观念的重要著作,惜全书已经散佚。该书的常见版本乃台湾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所藏明钞本,为《中国诗话珍本丛书》(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4年)影印收录。不过,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有另一部明钞残本,与学界常见的影印本颇不相同^①。据此残本可以断定,《四六宝苑》全书有四十三卷之巨,而台藏明钞本其实仅为该书的前两卷,即书内称“议论要诀”的部分。中山大学所藏虽是残本,但据该书目录,我们可以看到该书篇幅较大,类编特点非常明显,不仅收录篇章,还编录散联,可以视为一部四六类书。它所存录的诸家骈文,亦有散佚文章多篇,可补相关作家文集,对认识南宋骈文流播和相关作者行迹、交游有一定补充作用。兹就相关问题试作考述,以供学界参考。

*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古代文章学著述汇编、整理与研究”(15ZDB066)阶段性成果。

①关于《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》的版本问题,可参沈如泉:《被忽略的宋文话:〈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·议论要诀〉》(载王水照、侯体健主编:《中国古代文章学的阐释与建构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7年)。本文撰写,亦得到沈如泉先生的启发,特致谢忱。

一、从《四六宝苑》留存目录看该书性质

《中国诗话珍本丛书》影印的台湾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所藏《四六宝苑》明钞本二卷,钤有“亚东沈氏抱经楼鉴赏图书印”、“乐盒珍玩宋元秘本”、“浙东沈德寿家藏之印”等,知该本曾为晚清藏书家沈德寿所藏,氏著《抱经楼藏书志》卷六十三总集类著录^①。将此书收入诗话类丛书,自台湾广文书局1973年出版《古今诗话续编》始。然就此书书名看,已经明白表露其为四六文书籍,无关诗歌,视其为“诗话”,显然是一个误会。但《四六宝苑》是否就是一部四六话呢?就《中国诗话珍本丛书》所收明钞本来看,该书分“议论要诀上”和“议论要诀下”两卷,类编前人讨论四六文创作的诸种论述,将之视为汇编式四六话,似无问题。然而,全书名作“群公妙语”,如仅仅是汇编几十则论述文字,显然名实有乖。幸有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明钞残本,为我们准确认识此书的性质,提供了重要资料。

《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集部总集类著录:“(新编)四六宝苑群公妙语,四十三卷。(宋)祝穆编,明抄本,四册,存二十五卷:第一至第二十五卷。九行,十八至二十字,朱丝栏,白口,四周单边。卷前佚名,墨笔录:‘天一阁见存书目卷四:四六宝苑四十三卷,缺,抄本。宋祝穆编,存卷一至卷二十五。’审系白棉纸精钞。但是否为天一阁藏本,别无证明。辑录宋人四六文。”^②除了提供相应的版本信息外,与《抱经楼藏书志》一样将该书归入总集类,总体判断不错。但仔细比照此版现存目录,《四六宝苑》又与一般的总集很不相同,具有典型的四六类书性质。从目录可以判断,该书四十三卷中,前三卷为“议论要诀”,第四至十一卷为“名公私稿”,第十二至二十五卷为诸家文选,第二十六至四十三卷为“散联”。这四部分内容中,“议论要诀”乃荟萃前人议论四六文作法者,共计205条,按照论述主题分37类编排(其中第三卷标作“宏词提纲”,计53条分3类);“名公私稿”收文102篇,按照内容分为贺启、贺内除授、贺外除授、杂贺、通贺、回启、谢除授、上启8类,全为启文,具体作者已不可知;诸家文选依次收录真德秀(9篇)、洪咨夔(13篇)、赵汝谈(10篇)、李刘(15篇)、刘克庄(27篇)、汪藻(4篇)、孙逢吉(12篇)、周必大(106篇)、杨万里(20篇)、陆游(9篇)、朱熹(2篇)、黄榦(6篇)、朱复之(12篇)共13人的245篇文章,每人名下又按贺除授、谢启、上启等类型分目,全为启文;“散联”部分按经史全句巧对、颂德、自叙、结句四类排序,每类之下又按字数或内容分若干小类,这些类编散联共十八卷,占去全书卷数近一半。由此可见,不管是评论文字、文章选辑还是

①参《抱经楼藏书志》,中华书局,1990年,第744页。按:沈德寿既将此书著录于“总集类”,又注明为二卷本,颇奇怪也,或承袭他书分类而又改变卷数。

②见中山大学图书馆编:《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,1982年,第238页。《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(增订本)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4年)著录非常简单,不如1982年版详细,但修正该书存卷为“卷一至卷二、十二至十五、十九至二十五”,是。

是散联编排,全书都是按照一定的主题加以辑录的^①,符合类书的典型体例,将之目为四六专门类书,应更能体现该书的编纂特色和主旨。学者在讨论《翰苑新书》的归属问题时,即已指出:“从某种意义上说,此书及其他几种皆可视作为具有文集性质的四六类专门性类书,而这也正是宋代类书较前代发展和创新之处,也是宋四六繁荣和发展的一种体现。”^②类编全文而兼具总集(选本)色彩,确实是晚宋专门性类书的一大特点。

中山大学藏本《四六宝苑》散联开篇,目录即注:“四六以全句对偶为难,今自四字至十二字及全句散联,各以类聚,聊备检阅。凡此皆经思而后得之,未易忽视。至于经史该洽,随取随足,又在临机应变,毋徒曰取办于此可也。”^③可见,编者祝穆在编纂此书时,已经具有自觉而强烈的“各以类聚”观念,不是简单的结集论诀、选刊文章而已。如果我们综观祝穆的其他著作,更能坚定认同祝穆在《四六宝苑》中贯彻了他一贯的类书编纂意识。

祝穆与类书有着不解之缘,现存著作三种^④除了《四六宝苑》外,尚有著称于世的《方輿胜览》和《事文类聚》二书,又曾订正陈景沂辑纂的植物类专门类书《全芳备祖》。《方輿胜览》被视为地理总志,《事文类聚》则是典型的类书。这两部书的原始书名分别为《新编四六必用方輿胜览》^⑤和《新编古今事文类聚》^⑥,包括《四六宝苑》在内的三本书取名规则近似,编纂思想也相类。《事文类聚》全书分十三部,部下分若干目,目下再按照群书要语、古今事实、古今文集编排,本即类书,固不必再论;《方輿胜览》虽被目为地志,却迥异于前人的《元和郡县志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等典型地志作品,而与王象之的《舆地纪胜》在体例上相近,但有充分理由说明,祝穆在确定此书体例之初,并未受到王象之的影响^⑦,而是时代风潮与自身创造的结果。该书卷首目录注云:“今将每郡事要标出卷首,余并仿此,览者切幸详鉴。”下列郡名、风俗、形胜、土产、山川、学馆、堂

①就目录来看,《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》的选文编排秩序似无规则可言,既非按年齿排序,亦非收录多寡排序,且就关系而言,祝穆与朱熹关系非同寻常(朱熹外祖父为祝穆曾祖,祝穆幼即受业朱熹),却仅入选2篇,其中缘由颇难寻味。周必大选录最多,目录下有注“内多未经版行者”,或许以文章得见难易而论,易见者少选,难见者多选欤?

②施懿超:《宋四六论稿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,第216页。类书与总集的关系本就特殊,闻一多《类书与诗》中已指出《艺文类聚》兼有总集与类书的性质,类似的情况其实早就显出端倪,但宋代更显突出。

③以上引文均见中山大学图书馆藏《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》明钞本目录。

④有名《类编古今事林群书一览》者,亦署“建安祝穆和父编”,显系伪托。

⑤《方輿胜览》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本为现存最早,最接近祝穆原书面貌,本文所引均据此版。

⑥祝穆编成前集六十卷,后集五十卷,续集二十八卷,别集三十二卷,合计一百七十卷。其后,元代富大用续编新集三十六卷、外集十五卷;祝渊再续编遗集十五卷。

⑦关于《方輿胜览》与《舆地纪胜》体例的关系,可参考李勇先:《试论〈舆地纪胜〉的编纂及其与〈方輿胜览〉的关系》,《宋代文化研究》第五辑,四川大学出版社,1995年,第315-329页。

院、亭台、楼阁、轩榭、馆驿、桥梁、寺观、祠墓、古迹、名宦、人物、名贤、题咏、四六，共20类，类编特色展露无遗，或者说《方輿胜览》不是一般的地理志，而是地理专门性类书。《方輿胜览》前有两浙转运司录白云：“本宅见雕诸郡志名曰《方輿胜览》，并《四六宝苑》两书，并系本宅进士私自编辑，数载辛勤，今来雕版，所费浩瀚。”自序又说：“始，予游诸公间，强予以四六之作，不过依陶公样，初不能工也。其后稍识户牖，则酷好编辑郡志，如耆昌歌。”可见《方輿胜览》虽非四六类书，但最初撰述动机却正在于为四六文创作准备材料，且与《四六宝苑》同时编成刊印，它们着眼四六骈体、以类编纂的思想，显是一致的。

总之，从中山大学藏本留存的全书目录来看，再结合祝穆一贯的编辑思路，可以勘定《四六宝苑》既非一部简单的四六话，更非单纯的总集，而当视作一部四六专门性类书。

二、《四六宝苑》残本所存佚文辑考

中山大学所藏《四六宝苑》残存卷数为卷一至卷二、卷十二至十五、卷十九至二十五，共十三卷。其中卷一、卷二属“议论要诀”，除个别字词外，与通行本同，兹不多述。而其他十一卷，则为该本所独有，属“诸家文选”部分，目前所存依次为真德秀、洪咨夔、赵汝谈、李刘、周必大、杨万里、陆游、朱熹、黄榦、朱复之等十人的作品。卷十二目下云：“窃观当代巨公骈俪近体，溯而至于中兴以来前辈所作，名章俊语，士林脍炙。悉有全集刊行于世，部帙浩瀚，未能尽载，各摘数篇，以备一家之制，非敢僭所去取也。”可见祝穆取材，主要是从当时的别集中选择的。而在卷十九周必大“贺内除授”类文章下，又注有“内多未经版行者”，更显示出祝穆搜罗之广了。今据所存检核，可得四家10篇佚文，其中真德秀1篇、赵汝谈2篇、李刘1篇、朱复之6篇，兹胪列如次并略作考证，以资学界参考。

（一）真德秀

卷十二“回启”《回南康朱寺正》

出纶天陛，拥绂星湾。遗爱百年，尚想先猷之未泯；欢声万口，共欣嗣德之有人。条教未施，毫倪胥悦。共惟某官珪璋毓秀，梧竹凝姿。诗礼见闻，自有家庭之素讲；文学议论，居多师友之所渐。肆简眷之特隆，盍凌虚而直上。胡乃外庸之自诡，尚勤征旆之有行。维紫阳仙伯之旧游，有白鹿书堂之盛观。佩衿仝集，庶几沂水之咏归；襦袴兴歌，未远召棠之菱憩。谅家声之有继，即优诏以征还。某久矣同朝，兹焉联事。邇聆斋而伊迓，搗谈麈以未涯。臭味与俱，幸餘波之可挹；臧滕弗敏，愧芳棣之难酬。

按，真德秀（1178—1235），字景元，号西山，建州浦城人，庆元五年（1199）进士，有《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》传世，该文不见于此集，亦不为《全宋文》收录。此文朱寺正，应指朱熹季子朱在。朱在（1169—1239），字敬之，嘉定十年（1217）以大理寺正知南康军，黄榦《南康军新修白鹿书院记》云：“嘉定十年，先生（指朱熹）之子在以大理正来践世职。”此文当作于嘉定十年或稍后。文中云“嗣德

有人”、“自有家庭之素讲”、“维紫阳仙伯之旧游，有白鹿书堂之盛观”、“家声之有继”等，均符合朱在身份。

(二)赵汝谈

卷十四“杂谢”《生日谢权府寿诗》

君子三乐，慨其一而已孤；我生百罹，循厥初而倍感。况颓龄之如许，何庆事之敢言。岂谓某官盛德照邻，隆谦加等。胶漆深存于未契，桑蓬俯记于孟陬。使辈鼎来，筐玄黄而亟馈；名驱御从，袖珠璧以并投。顾受赐以非宜，奈布辞而弗获。歌诗必类，更伤丝竹之娱人；把酒自怜，永愧车牛之服贾。徒曾牢佩，曷称仰酬。

卷十四“杂谢”《生日谢众官寿诗》

岵岵陟兮，已缺终身之望；原隰哀矣，况深同气之怀。窃自悼于孤生，忍复华于初度。敢图珍录，辱赐咏歌。享海鸟以牢牲，引夏虫于龟鹄。奖扶甚宠，揣称无堪。虽谊迫当辞，将卷锦鲸而还客；然词贪可宝，不知兰佩之袭予。再拜有惭，多言奚谢。

按，赵汝谈(?-1237)，字履常，号南塘，宋宗室，淳熙十一年(1184)进士，有宋刻本《南塘先生四六》传世，收录骈文88篇。以上两篇作品《南塘先生四六》未收，它们均为一般的生日谢启，无具体信息，故难以确定写作时间和赠与对象。

(三)李刘

卷十五“贺外除授通启附”《与杨抚干》

振履见临，袖笺为惠。烂然乌丝之上，美哉黄绢之词。有味其言，不知所谢。共惟某官名门曹望，旧德典刑。数祥符之儒宗，有故家之存者；观绍兴之圣作，岂曰友之云乎。惟时闻孙，勉继先烈。会舍糟丘之曲，径依幕府之莲。交相荐扬，即有除宠。某幸联先契，犹及英游。赠我貂襜褕，报之明月珠，是所愿也；昔为马口衔，今作禁门键，谓之何哉。

按，李刘(1179-1249)，字公甫，号梅亭，抚州崇仁人，嘉定元年(1208)进士，有《梅亭四六标准》传世，该文不见于此集，亦不为《全宋文》收录。文中杨抚干不知何人，抚干即安抚司干办公事，李刘于嘉定六年(1213)除成都府抚干。据文中“幸联先契，犹及英游”之句，谅李刘曾与杨共事，且言“交相荐扬，即有除宠”，杨抚干或当举荐过李刘，有可能即成都府抚干李刘前任。

(四)朱复之

卷二十五“贺外除授”《代贺赵大使》

旋凯奏功，扬纛懋赏。殿庭鸣玉，晋联执政之班；制阊建牙，尽总要冲之地。宠数隆，则元戎之职任愈重；本根壮，则中国之精神可知。邨亭一传，士气百倍。恭惟某官器质闳达，识虑沉先。其在本朝，雅擅间平之誉；及属大事，肆驰韩范之声。昨者奸骄，穷而归顺。养鹰伺搏，饱遂扬飞；蓄獠防奸，狂辄反噬。篱落为之振挾，宵旰至于顾忧。赖闾外之奇谋，出师中之成算。天声一振，氛祲划开。于遄归哉，盍股肱而共政；孰可代者，屈

方面以小留。特假隆名,用章殊委。虽曰外当于重寄,亦犹入侍于清光。极江淮表里之封,悉资填拊;举宗社安危之系,尽付经纶。顾惟缙绅责望之攸归,所谓明哲驰骛而不足。近而为雠,则有假息游魂之残虏;远而可虑,则有暴兴崛起之强胡。急固在于外攘,本实先于内治。民所以保邦,而揭竿之夫随仆随起;兵所以卫上,而干纪之旅愈豢愈骄。自昔折千里之冲,岂非在一贤之略。愿蚤摅于上策,俾亟致于洪宁。陕以西分命召公,自是非常之任;河以南悉为晋土,伫成莫大之勋。某幸甚焉依,喜而不寐。山林求士,无待致欧阳之书;江汉告成,但当赓吉甫之诵。

按,朱复之,字幾仲,号湛庐,福建建安人,开禧元年(1194)进士,无文集传世。《全宋文》据《翰苑新书》、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》、《秘笈新书》等书辑录文章8篇,本文及以下5篇均失收,可补。本文为代撰四六,据文中“昨者奸骄,穷而归顺”之语推测,当指李全叛乱事。李全,山东人,本为金国反金武装首领,后归宋,复叛宋。据《宋史·理宗纪》载:“绍定三年十二月庚申,李全叛……绍定四年春正月壬寅,赵范、赵葵等诛李全于新塘……夏四月戊辰,赵范、赵葵并进中大夫、右文殿修撰,赐紫章服、金带。丁丑……赵善湘兵部尚书、江淮制置大使、知建康府,依旧安抚使。赵范权兵部侍郎、淮东安抚副使、知扬州兼江淮制司参谋官。赵葵换福州观察使、右骁卫大将军、淮东提刑、知滁州兼大使司参议官。”^①可知题中“赵大使”,当指时任江淮制置大使的赵善湘。赵善湘(?-1242),字清臣,庆元二年(1196)进士,累官至浙东安抚使、观文殿学士。此文即当成于平定李全叛乱的绍定四年(1231)春夏之际。

卷二十五“贺外除授”《贺吴总领除兵侍》

王人处外,俟旬懋功。一札十行,自天而下;六韬三略,贰夏之卿。钦惟某官昨者即家,起而拜命。北门管钥,可怜焦土之居;东道资粮,莫啖沿淮之戍。创规考室,唱饱筹沙。牛回首之修梁,连甍接壤;雀不鸣之空廩,聚米成山。人踵京师而借留,士楫中流而思奋。宗祀而后,侧身靡宁。思昔改弦,多借调和之助;乃今胶柱,孰条张弛之宜。边烽未浼,使传适至。有备无患,所利弧矢之威;得贤为先,用劳笔橐之事。人望所属,公行勿迟。某身在风寒,日蒙雾润。栖迟倦翼,快瞻千仞之翔;寂历归心,安得一枝之托。

按,此文吴总领,或指吴潜。吴潜(1195-1262),字毅夫,号履斋,先世宣城人,父柔胜,居溧水,嘉定十年(1217)进士。据《宋史·理宗纪》嘉熙二年(1238)六月戊申,“以吴潜为淮东总领财赋、知镇江府”^②;嘉熙三年(1239)五月“戊寅,以吴潜为兵部尚书、浙西制置使、知镇江府”^③。文中言“东道资粮,莫啖沿淮之戍”与此吻合,由此可知本文当作于嘉熙三年五月左右。另据《宋史·理宗纪》,

①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四一,中华书局,1978年,第793-794页。

②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四二,第817页。

③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四二,第818页。

端平三年(1236)十二月“戊戌,以吴渊户部侍郎、淮东总领财赋兼知镇江府”^①,嘉熙二年(1238)“除权兵部侍郎”^②,吴渊即吴潜兄,亦曾任淮东总领财赋兼知镇江府,但所除为“权兵部侍郎”,与此文所称“兵侍”稍有出入。

卷二十五“贺外除授”《贺陈南剑》

显膺中诏,荣绶左符。单车一来,千里胥庆。钦惟某官有用之学,今时所推。军中小范之声,耸闻夷虏;海濒少翁之政,传诵旄倪。属此家居,密勤睿轸。偶汀邵递弄兵之遽,致朝廷严分阃之权。壮甚延平,介当饶绝。得人则士聚帖妥,单备则上流绎骚。草木知名,用亟资于附众;金革变礼,义可得以存情。不踰改刻之间,以为从天而下。威棱震愴,旗帜精明。快瞻羽檄之四驰,尽使介鳞之一洗。某甫从岁杪,赘厕幕中。窃惟制使平贼之规,专主圣代好生之意。不欲名捕,一惟遣招。某妄谓威不立则降不诚,权不操则招不固。请重立于赏格,听自毙其渠酋。力联我之社隅,进携彼所胁附。或以既招则不当自此失信,既谕则不可使彼怀疑。佩饬何为,已尽宣于德意;牵羊以逆,殊未见其真忱。降款日来,警报益近。顾今大势,重在明公;愿权便宜,无徇中御。惟实暨刑之各称,审民与贼之攸分。恩施于民,威用之贼。贼无所劝,则民不为贼;民有所恃,则贼可为民。闻所施行,皆已宜当。既大义之先定,何隳功之不成。僊来王师,或御使指。当扣风铃之遽,纵观露布之雄。若夫叙推挽之私,致寝饔之祝。当事之急,不敢以陈。

按,此文陈南剑当指陈韡。陈韡(1179-1261),字子华,号抑斋,福建侯官人,开禧元年(1205)进士。刘克庄《忠肃陈观文神道碑》记载绍定二年(1229):“十二月,盗发于汀、剑、邵,群盗蠭起,残建宁、宁化、清流、泰宁、将乐诸邑,闽中危急。帅王侍郎居安请公提督四隅保甲,公辞之。漕使陈汶、仓使史弥忠告急于朝,谓非公莫办此贼,起复知南剑州。辞不获,遂行。三年正月至郡,籍士民丁壮为一军。”^③所记与文中“属此家居,密勤睿轸。偶汀邵递弄兵之遽,致朝廷严分阃之权”颇相合。此文亦当作于绍定三年(1230)初。可与下文《辟官谢程招捕》参看。

卷二十五“贺启”《贺赵制置子中童科》

庆积高门,瑞钟英物。诵言十万,未及东朔之年;偕贡三千,已预南官之列。历数海内大丈夫之后,难得眼前奇男子之祥。指字之无,间推蚤慧;赋棋动静,突过老成。殆天上之送来,非人间之多有。紫芝玉树,每欲出于阶庭;翠竹碧梧,更有光于林谷。恭惟某官世传伟节,天赏精忠。袞袞而生公侯,其来有种;昵昵而相尔汝,不类凡儿。纷五车其甚多,辄一览以不再。召吐所记,随叩则鸣。名骤震于京师,喜益加于恩泽。某得之规轡,倍甚欢愉。属有绶于铜符,愧莫陪于珠履。窃闻杨句,显终身而立圣朝;敢咏苏诗,请留眼以看他日。

①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四二,第812页。

②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四一六,第12466页。

③刘克庄: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一四六,《四部丛刊》初编本。

按,此文赵制置不知指何人。据南宋制置使任职惯例,赵姓宗室出任制置使尤其是沿海制置使尤多。南宋中后期著名的赵姓制置使有沿江制置使赵善湘、京湖制置使赵方、淮东制置使赵葵、两淮制置使赵范、四川制置使赵彦呐等,因从文中无法断定此制置使是指哪一地制置使,故无法推断赵制置为谁。

卷二十五“谢启”《复官谢吴左司》

审官除籍,再作新民;都省议功,复还旧物。幸自脱身于寨栅,乃仍插羽于樊笼。知我则深,感而且惧。伏念某迂疏晚辈,蹉跎孤踪。不可口之江梅,分安弃掷;无取材之杜栎,意得存全。属斗作于乡邻,强起闻于军事。辄肆幕中之果辩,莫回堂上之奇谋。连章方侈于招徕,支郡忽传于失守。寸心悄悄,不幸而获知言之名;众目睽睽,交责以当讨贼之任。摄官半刺,匹马空城。不戒以孚,胁从霍散;深入其阻,黠桀就俘。葺旧邑都,宣上德意。暨欢迎于守将,爰退服于县僚。未满岁以为真,躐七阶而脱选。我战则克,本凭宗社之灵;有功见知,实出朝廷之命。悟党来之非据,欲引避以未能。偶部使者,受买悞之欺;而新将军,遗养虎之患。复尔横溃,莫之孰何。密院下急急之符,招司督洸洸之武。自惟縻爵,义在死绥。庸首备于颜行,遂力擒[于]元恶。邦民喜以乱本之斯拔,上官耻以降款之失真。久归伏于素冠,犹上烦于白简。未盈遽覆,殆如欹器之易危;遇坎乘流,已付虚舟于不系。虽君子念深于解口,而高门迹扫于曳裾。恍惊披拂之春,自到严凝之谷。一挥掾笔,顿生逾袞之华;重上金闺,疑是覆蕉之梦。兹盖恭遇某官以茹古涵今之学,总纬文经武之纲。顿八紘以为宜,期大搜于野逸;垂千寻而纾缓,每下汲于陆沉。愧相应以同声,何必求之识面。所得先达之士,未之有闻;施及妄庸之人,岂其或误。信兹遭之特异,似有数乎其间。剩惊投老之头颅,更得本来之面目。三仕而为令尹,仍服其劳;九折而成良医,愧从此始。

按,此文吴左司,或指吴渊(简介见前)。据李之亮《宋代京朝官通考》^①,知自朱复之开禧元年(1194)登进士第以来,有两位吴姓左司,即绍定五年(1232)吴渊为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、实录院检讨官兼左司,以及宝祐三年(1255)吴革除尚右郎官兼权左司。设若朱复之二十岁登第,宝祐三年已75岁,可能性不大,故当以吴渊为合适。当然,仍需考虑此文为代作,但75岁亦不便为他人代作复官谢启。

卷二十五“谢启”《辟官谢程招捕》

绣乡学制,久麓册书;玉帐论兵,忽叨清举。殊非其称,只以为惭。伏念某识字间民,易农漫仕。好刚自信,但是诗书糟粕之言;已试罔功,且疏刀笔筐篋之事。幸已逃空于岩岫,不堪抗走于尘埃。猝然汀邵之弄兵,难曰乡邻而闭户。高谟远略,既自有于夷吾;缓带轻裘,果何资于湛辈。过施谦抑,泛致迂愚。岂以在野之宽闲,颇识辍耕之情伪。河南檄笔,从来莫任于中书;水北祝规,讵敢浪陈于下策。允怀甄拔,思效毫分。妄谓威不立则降不诚,权不

^①李之亮:《宋代京朝官通考》,巴蜀书社,2003年,第770-778页。

操则招不固。属大兵之□集,姑小信以示怀。佩犂何为,已尽宣于德意;牵羊以逆,殊未见其真忱。降款日来,警报益近。方且请设爵以怒斗士,免使鹤以重群疑。既无先物之几,惟有不能者止。突其来之误宠,从所辟以为真。才事之殷,欲辞弗可。身居幕府,力无用于颜行;口诵辟书,面有惭于乡井。兹盖伏遇某官禁中颇、牧,海内龚、黄。惟断乃成,不尚苟同之见;好问则裕,时收小异之忠。意脱颖于后来,容典筹于下列。居然黷拙,得预指令。某敢不加狗直穷,更防曲突。譬诸草木,誓竭尽于芳辛;收之桑榆,愧辅成于还定。

按,此文程招捕,当指程秘。程秘(1164-1242),字怀古,休宁人,绍熙四年(1193)进士。吕午《程公秘行状》记载绍定二年(1229),“汀、邵盗作,诸台以言论异同,由是贼势猖獗。汀之宁化、南剑之沙邑、邵武之建宁、光泽,皆莽为丘墟,駸駸迫汀、邵城治,七闽绎骚。十一月除公招捕使,节制军马”^①。所记与文中“猝然汀邵之弄兵,难曰乡邻而闭户”之语合。此文或即程秘在福建任招捕使,辟朱复之入幕时所作,时在绍定二年(1229)年十一月至绍定三年(1230)间。

除了佚文之外,中山大学藏《四六宝苑》所收文章还有可补通行文本文字之缺者,因涉及琐细,兹不悉举。唯黄榦《通柴漕》一文,可补阙文稍多,特予表出。黄榦是朱熹得意弟子,其《勉斋先生黄文肃公集》四十卷,传世有元刻元延祐二年(1315)重修本,《全宋文》以之为底本,参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傅增湘校清抄本,然该书卷二十一《通江东柴漕启》一文仍缺字不少,我们据《四六宝苑》卷二十四《通柴漕》可补足如下(方框内字为补字),可供参考:

理义不明,人心为之陷溺;英贤间出,世道赖以扶持。久勤钦慕之私,今获趋承之幸。恭惟某官怀奇负气,笃志力行。道本诸身,不学腐儒之陋习;德施于政,岂徒俗吏之能为。禁伪学以方严,名他师者皆是。确守羲文之象数,自称伊洛之源流。进以立朝,推忠诚而佐后;出而乘障,仗恩信以服人。迨北虏之既衰,倚西方而为重。下系群心之属望,上宽当宁之顾忧。岷首崔巍,孰遣羊公之遽去;金陵盘踞,欲令谢傅之来游。上方有意于规恢,事亦莫先于飞挽。粟红贯朽,士饱马腾。不烦刘晏之低昂,所掇有道;伫见肖何之馈饷,孰并其功。行观诏綈之盼,入侍经帷之遽。榦少无立志,老不逮人。每嗟半世之徒劳,政坐一贫之为累。边尘眯目,曾何风月之分;吏事关心,益想林泉之适。况筋力衰颓之甚矣,于功名慷慨以何如。所期求全璧之归,敢意有赘员之命。靖惟饶冒,实自推扬。诸老凋零,方恨见闻之益陋;晚年飘泊,岂期道德之焉依。

综上所述,《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》是一部搜罗广泛的四六类书,中山大学所藏明钞残本,不但为我们认识该书性质提供了宝贵信息,而且保存了一些独有的南宋中后期骈文资料,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,值得我们关注。

【作者简介】侯体健,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宋代文学与文献、古代文章学。

①曾枣庄、刘琳主编:《全宋文》第315册,上海辞书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年,第148页。